

跑步回家看爸妈

◎张保泉

早晨只要不下雨,我都会准时下楼在小区的步道上慢跑。前段时间,我发现有个新来的老人坐着轮椅在步道旁边锻炼。每当我从他的旁边跑过的时候,他总会注视着我,张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又始终没有说出口。

前天早上,我一去就看见轮椅倒在地上,老人在旁边的地上坐着,应该是不小心摔了,便连忙扶他起来坐回轮椅上。老人的嘴里发出呜呜啊啊的声音,含糊不清,我也听不太懂,估计是感谢之类的话。

我跑一圈大约是5分钟,每次经过老人的时候,他都会发出声音,像是在说:“过来了?”我微笑点头示意一下,便继续跑去。多圈之后,我感觉身体有些疲惫,打算很快结束。经过老人身边的时候,老人又发出了声音,我听着像是“加油”,估计他的意思是要我坚持住、不放弃。

就这样,那天早上,我在老人含糊不清的鼓励中,挑战并突破了自我,成功跑了十公里。

跑完了,我正在做拉伸,有人来接老人,原来是他的儿子。在和他攀谈中得知,老人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国营的大型工厂担任技术骨干,性格要强,能吃苦又肯钻研,年年被评为“生产标兵”。老人前几年不幸得了脑卒中,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腿脚也不灵便了。他现在说话含糊不清,沟通起来特别困难,但要强的性格并没有改变,也不愿成为儿女的累赘。他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来,驾驶着轮椅乘电梯下楼锻炼身体。

老人每隔5分钟对我的问候和鼓励,为晨跑的我注入了信心和勇气,让我坚持下来,突破了自我。可以想象,在这5分钟的时间里,老人一直期待着我的出现,等着向我示意,为我加油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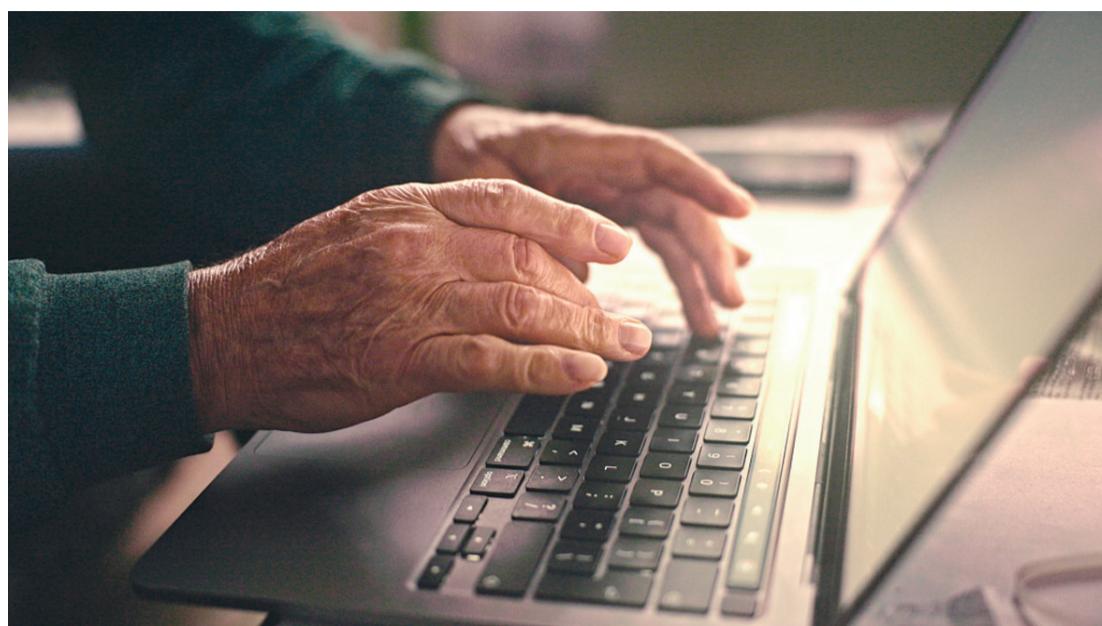
不由得想起了我的父母。自从在城里买房之后,我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母亲每次给我发语音信息、问我是否要回家吃饭时,都充满了期待。当我的答案是肯定时,母亲就会发来大笑的表情,我能想象到她接下来就会和老爸一起忙前忙后,为我们准备丰盛的饭菜。但大多数时候,由于工作忙碌和其他一些事务,我不能回去,这时母亲都会叮嘱我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她虽然没说别的什么,但我能感受到手机那边母亲的失落。

这个老人,也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一直在等着我的出现。他每隔5分钟一次的问候与鼓励,让我更加理解父母的孤寂。他们在日渐变老,期待着我们能常回去看看。

我忽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再起来早点,每天跑步回家去看看爸妈。从我居住的小区到老家,往返其实也就十公里左右。既可以锻炼身体,每天还可以见到父母,让他们也见到我,一起聊聊天。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天一大早,当我跑步回到家时,父母一脸惊喜地问:“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当发现我满头大汗时,他们叫我赶紧去歇歇,然后就忙着去准备早饭了。

我擦着汗,看着父母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样子,忽然鼻子一酸,泪水也不禁流了下来……



学起来

◎世中

大桥往事

◎于强

1958年,我在南通县平潮中学读初一,学校响应上级号召 大炼钢铁,高年级学生砌炉点火炼钢铁,低年级学生挥锤敲矿石。我们虽然年纪小,可天天敲矿石也敲得技巧娴熟。为了给开挖九圩港河作贡献,学校分批组织学生去九圩港闸工地义务敲石子。

我居住在南通县平西公社,生产队身强力壮的男女社员早已带着行李和农具去了九圩港河工地参战。他们挑灯夜战,轮番作业,以参加挖建九圩港河为荣,个个斗志昂扬,而我也终于能为这个工程出力了,激动不已。

去工地的那天早晨,我吃完了早餐就要出门,母亲说:“再等一会儿,正在煮鸡蛋给你带上!”我担心集合迟到,未等鸡蛋煮熟,捞起就放进了口袋,带着一把锤子匆匆离家去了学校。

学校门口聚集了许多同学,有的拿着锤子,也有的拿着斧头。老师一声令下,我们按照班级列队出发,沿着通扬运河畔的泥土路步行,越过平潮镇翔凤桥(现平潮桥),经过南街、云台山,近一个小时后来到九圩港闸工地。

工地处于河基下面,到处堆积

着石块。工地管理人员和老师将我们按班级分派到几处,并且示范如何将石块敲碎再敲成细石。大家散开,找到各自的位置,搬来石块,蹲在地上举起各自的工具开始敲击。叮叮当当的敲石声响成一片,粉尘弥漫在空气中,沾在大家的面庞和身上。当时没有条件戴口罩,大家全然不顾。蹲久了有些撑不住了,有人搬来较大的石块垫在屁股下面当凳子,大家仿效。

中午11时左右,带队老师吹口哨招呼大家休息。同学们放下了锤子、斧头,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灰尘,两手在衣服上擦几下,就掏出随身携带的食物吃起来。我去掏那两个鸡蛋,不料口袋里面湿漉漉的,原来因为鸡蛋没有煮熟,已经被挤破,蛋黄都流出来了。

午餐后休息的片刻间,我为“热火朝天开大河”的热闹场景所吸引,禁不住到高处远眺,发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施工场面:从九圩港闸工地向西两三百米宽的工地上,红旗招展,号子声和喇叭声震天响,密密麻麻的人在紧张地忙碌着,有的用铁锹挖土,有的用架子挑着泥土或者两人用箩筐抬着泥土,还有的用石磨夯泥土……

我被千军万马的场面所震撼、被大家的冲天干劲所鼓舞,回到原来敲石子的位置,更加使劲地干起活来,希望为建造九圩港闸多作一份贡献。

九圩港河竣工通航两年后的一天,我去姚家豆腐店姨妈家,在九圩港河一个渡口摆渡,这是我首次看到建成后的九圩港河,那景色,也可以算是较小规模的“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百米多宽的九圩港河波光粼粼,帆船在行驶,鸟儿在水面飞翔。河岸下面农田绿油油一片,水稻、棉花、玉米等农作物茁壮地生长着。新开的九圩港河用场大着哩,干旱缺水,可从长江引水;涝了发生水灾,可从九圩港闸排洪至长江。调节作用如此之大,真是前所未有!

当时九圩港河的摆渡,是在两岸间拉了一根钢丝绳,船公握着钢丝绳不断移动,使船来回行驶。我站在摆渡船上欣赏着九圩港河,赞叹、骄傲!

1965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离开家乡成为游子,每次回平潮途经九圩港大桥时,总不由得想起当年敲石子的情景,那是我一生的美好记忆。

二叔“当官”

◎杨汉祥

我二叔是地道的农民,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了。虽说一直无官无职,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他明事理、讲情义,加上能说会道,所以在乡邻中很有威信与人缘。长期以来,村里人一旦有了矛盾或纠纷,大家都愿意听从他的调解,而且只要他一出场,问题一般都能解决,连村干部都愿意听听他的意见,找他帮忙。

去年春天,二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而撒手西去。失去了老伴的照顾,二叔原先那套生活规律一下子被打乱。他毕竟年过八旬,加上生活自理能力差,尤其不会烧饭炒菜,生活陷入了困境。一儿一女工作成家后都在金沙定居,叫他去城里一起生活,二叔统统回绝,怕住在一起闹得不愉快。儿女们只好给他

请保姆,半年不到竟然换了三个保姆,而且没有一个让他觉得称心的。最后子女决定让他去养老院,但二叔在家中住久了,也自由惯了,一直僵着不愿去。

二叔的女婿有一位朋友在邻镇开了一家民营养老院,大家在一起想了个妙招。他们拿了一份这家民营养老院招聘“院长助理”的通告给二叔看。二叔仔细看后,发现这个“院长助理”专门负责做院内老人的思想工作,他比较感兴趣,而且别的条件他也都符合(反正量身定做的),所以决定去应聘。

接下来的招聘程序虽然很“严格”,但我二叔一路过关斩将,全部通过。院方还言明,这个助理平时除了负责给院内老人调解矛盾、做

思想工作外,还必须像其他老人一样吃住在院,服从院方的统一管理。二叔认为完全可以做到,欢欢喜喜地搬去了养老院“就职”。正式“上岗”后,二叔的宿舍门上挂了一块写有“院长助理室”字样的牌子,室内又多配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以及水瓶、茶杯等。院内还告知,尽管这个助理要像其他入住老人一样缴费,但院方每月会给他支付1000多元的工资。其实这笔“工资”是他儿女支付的。

二叔“任职”已近半年,而且工作劲头很足,也完全适应养老院的生活与“工作”。我们几个知人都觉得,只要老人高兴、健康、平安,即使“蒙骗”时间长一些也是值得的。